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十三冊

新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九

漢紀

元帝踐阼之初患

在讒佞擅權優柔

不斷禹所言恭儉

節慎非切中當時

要務益泛論權臣

所不品聊以塞責

耳迹其生平受石

顯之薦劾剗同之

罪大節可見矣

貢禹劾節

儉

天生聖人

為萬民

問貢禹劾

元帝以節

儉何如

孝元皇帝

諱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帝章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綱

癸酉初元元年

春正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綱

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

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

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

謂君之取賦於下什

中惟取其一也

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

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

水衡都尉主衡省都水及上林苑

肉食獸

文景初政

未有是

人君不可

不知本

大患焉不

能言

問漢元帝

唐文宗寬

厚恭儉有

人君之德

則國祚卒

至不振者

何歟

發明

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貨種食

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

哉優游不斷威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

溫公曰

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

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

矣

通鑑筆義曰

嗟夫漢元帝唐文宗寬厚恭儉有人君之德而受

然至於不振可哀也已故余嘗謂漢之業所以遂衰而不振者

丁南湖曰

恭儉帝王之盛德漢惟孝文庶幾焉元帝之庸闇惡

而外戚昌一不恭於蕭望之之直諫則賢傳殺矣儉於祭祀之

幸則大獵作矣噫此所以為漢元之恭儉而非三代帝王之恭儉歟

綱甲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族劉更生後改獄下三人

皆免為庶人目時史高以外屬外屬蓋史高母黨領尚書事望之堪

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左右顧

四人同心謀事殿中故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

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宏美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

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閹宦使令之人也外遂委以政望之等

患外戚許史許延壽史高等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

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

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上不能從恭顯奏

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詣謁者召致廷尉召

官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詣謁者召致廷尉望

送獄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以此下望之堪

不知廷尉為獄已屬情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讒以免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在易屯膏小貞之義用人當公天下之選

安隗所處之嚴

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與廷尉問邪令出視事親視政事恭顯史高說上竟罷之不用望之等

尹遂昌曰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等以無罪被繫至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具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之時矣所以去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人才兼收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去之益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宦官其機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任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以鄭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汗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二子去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愧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卒能云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發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子曾不知隗邪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蓋不知學之弊也

府幾憂臣
致驚

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
國敦篤孝矣○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邪及許史子
弟罪過章視周堪堪自合朋待詔望之始接待之後知其側邪
絕之朋根更求入許史毀堪與更生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不
納亦與眾相結恭顯
令二人生望之等

綱夏四月立子鰲為皇太子

賜蕭望之
中朝朔望

綱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望之去就
不明

尹遂昌曰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邱園為
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

望之有愧
二疏

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
疏多矣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盡削其官也

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

者石顯為中書令曰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

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己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會

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覆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

太傅安吉
就吏

朱雲勸望
之自裁

果然殺吾
賢傳

孝元易欺
惟精

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詔言薄罪必無所憂罪猶過也謂其坐以薄罪上乃可其

奏顯等合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

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

老八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

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綱目斷曰

望之何以不書簡病漢也望之願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宏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不

顯何病漢也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為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斷書之所以病帝也

溫公曰

其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帝也夫恭顯之譖慙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疑望之不肯就獄

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發奮以抵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

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何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伏忌憚者也

胡致堂曰

詩曰詒厥孫謀言祖者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儆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

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於宣帝益如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久與樞機卽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才之稱賢能共朝終必疎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犹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嗟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爲之愈哉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

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

禹八聖域而不優

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八聖域而不優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也暨

及也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

專用恤關東爲憂

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

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人

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愚謂武帝窮兵

黠武郡縣遠夷而海內虛耗珠厓置郡未足為漢社稷輕重也故賈捐之說棄而專血開東時丞相于定國建說亦與此合遂詔罷珠厓郡嘗聞揚子雲有言珠厓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吁捐之之論亦可謂知本矣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畤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

廣德課射獵

夫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曰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

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官思與百姓同

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目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秋上耐祭宗廟上時掌反獻也耐直佑反三重醇酒也漢制正月元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耐以獻宗廟

廣德諫從橋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聖臣直

聖主不乘危

曉人不當如是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

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王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

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袁了凡曰

元帝將舍乘與御樓船此經往程數里平流慢櫓容

必免冠而上趣之冠禮之也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遂欲觸輪以

顯血濺帝此豈事休人情邪是時恭顯與史高比而殺望之詆

黜周堪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係人土安危豈特從橋乘

船間而置若罔聞邪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斯亦祖其餘智矣

丁南湖曰

從船從橋其得失差之毫釐而已事之至小者也元

堪之下獄君德昏弱宗社幾危事之至大者也廣德為御史大

夫秩在諫諍乃於此至大者循默保位而於彼至小者謂欲自

刎以塞責此之謂不知務當時

稱廣德為儒其特腐儒也哉

綱丞相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罷

書法

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罷

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

令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尹曰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

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九官謂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

扶宗夔為典樂龍為納言是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

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成則正

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

和氣致祥

正臣進者
治之表

廣開衆正之路
太平之基

揚恩爲國
養恩

明主不失
師傳之恩

諸葛主剛
直著名

諸葛主上
書告湛猛
罪

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蝕恭顯及許史皆言湛猛用事之咎上內重湛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湛上欲以爲助乃問興與顧巧謂上疑湛因順指曰湛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臣言湛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食邑勿令與事明主不失師傳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湛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湛猛之美今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湛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湛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湛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主前舉而後發
問元帝免
諸葛主左
廷堪猛何
與

綱目斷曰

於是豐効堪孟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

溫公曰

欲北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

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世
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
俱業之則美惡
是非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市曰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

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

揚興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

妙天下之字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

持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宗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

下真大治土則不隔矣

謂賢士路開無隔塞之患也

捐之復短顯興曰顯信用

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

捐之明比為女姓自
貽誤威短顯為顯
尤所謂授人心戈
不智之甚者予與
氏所惡於小有才
而并其比與亦煩

小人熱中躁進
其後雖諫封王氏
實不足蓋其前愆
耳

君子以正
攻邪

赦者權時
之宜

匡衡上疏
言事

朝廷天下
之槓榘

明王不顯
而成化

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合顯治之

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溫公曰

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已卯二年夏六月赦

荀悅曰

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不革失時宜矣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

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

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槓榘也公卿相

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

治天下者
審所尚
教化之流
自近者始

風俗之樞
機

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
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
靡而倣倣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
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憫元元宜省靡麗
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宏於京師淑聞揚
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匡衡為光祿大
夫史略史高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為副多所貢薦長安令楊興說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夫富貴在身而列主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將軍誠召幕府與參謀議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薦之於上以為給事中

丁南湖曰

匡衡為漢名儒歷仕元成

之間論治道講經學超今
朕古矣而乃阿諛取容躬
行有玷始以外戚陵高而

進終以奪邑盜金而退其亦吾儒之賊乎

馮奉世奉詠羌虜

擬漢賜馮

奉世爵關內侯詔

奉世所陳頗為明決至謂用兵之數

必計敵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

堪一勝自登之圖冒頓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當時儒學之盛

秋七月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奏曰羌虜近在竟境內背叛

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願帥六萬人討之冬十一月大破羌虜

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

關內侯

庚辰三年冬十一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

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發明者皆復其身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

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

夫猛自殺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

元帝之闇
可知

追賊以賊
為導

人人自以
為得上意

問匡衡上

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莞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綱目斷曰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與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卽黜辱自宜亟退況賢

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哉

袁了凡曰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僂君子唐德宗之猜忮也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胡氏曰

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師氣而然耶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稱疾而

去則善矣

綱壬午五年冬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太傅自上好儒術文辭頗

改宣帝之政宣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

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